

最近出席了一個有關穆民的研討會. 同場增設一個小型書桌, 推介有關書籍. 當日我挑了 2 本, 其中一本是在 2018 年由 William Carey Publishing 出版, 由 Gene Daniels¹ 及 Warrick Farah² 合作主編的書 Margins of Islam --- Ministry in Diverse Muslim Contexts.

全書共 18 章, 除了首 2 章引子, 先界定什麼是穆民, 誰是穆民, 以及認識不同穆民事工的基礎問題, 結尾 2 章作綜合分析總結之外, 中間 14 篇文章分別由 14 位身在不同地區事奉的工人, 以半局內人但參與實踐工作者身份, 分析在不同地區的穆民, 他們的特性, 信仰行為, 需要, 和事工發展的具體實際情況.

其中最吸引我的幾篇文章, 包括 “前蘇聯地區已被俄化的穆民”, “在中國回族中的事工---雙重文化層面入手”³, “塔里木盆地的維族人民---中國西北區的穆民”, “全球化中的青年穆民”, 及 “皇家穆民---在英國的穆民身份認同”. 這幾篇文章多少跟我昔日及今日事奉有關, 馬上拜讀, 什有感通, 大致贊同幾位作者對該地區穆民的掌握和分析.

就以 Gene Daniels 分析 “前蘇聯地區已被俄化的穆民” 一文作回應, 作者從整體蘇聯瓦解後, 不少操俄語的穆民生活在 15 個獨立出來的國家的大城市中, 他們跟其他居民一樣, 雖然有穆斯林的身份, 但生活卻非常俄化及世俗化. 基本上就是 “民間穆斯林” 式的信仰表達 (例如不少蘇菲派的表達, 把很多牛鬼蛇神, 妖魔鬼怪的民間信仰及當地傳統文化, 滲入了他們的伊斯蘭教信仰當中). 回想昔日在中亞洲服侍時, 有俄化了的穆民朋友向我表示, 他們不吃 (不能吃, 不會吃, 不敢吃) 大肉 (即豬肉), 但他們不會拒絕吃香腸 (焉知香腸可以是牛肉, 馬肉, 羊肉, 雞肉...管它!) 文章中作者走訪不同穆民且作調查, 有 64% 穆民表示很少/沒有出席清真寺禮拜, 同樣 64% 穆民沒有按時祈禱, 46% 穆民表示在大齋期間沒有按規矩禁食, 56% 穆民表示很少/沒有誦讀古蘭經. 不過同一調查卻顯示 81% 穆民表示宗教信仰是很重要/非常重要.⁴ 俄化了的穆民當然可以隨時看懂俄語的聖經及福音單張, 但福音在傳遞時卻過度偏重俄文化而忽略伊斯蘭文化, 這便成為穆民理解福音的阻礙 (例如: 基督教俄語稱的 “耶穌” 跟穆民認識的 “爾薩” 有何分別? 穆民對基督教俄語稱的 “基督” 有些抗拒, 何不更改使用 “彌賽亞” 的稱謂?) 作者的分析表達, 跟我在中亞服侍時的理解是吻合的.

¹ Gene Daniels, 化名, 在穆民中事奉多年的宣教士, 擁有博士學位

² Warrick Farah 在穆民中事奉多年, 參與宣教學及教育學方面的事工, 擁有宣教學博士學位

³ 該文章分析回族面對的雙重文化, 分別為權力感和優越感 power and pride

⁴ 引用該書 137 頁的內容

這書其他的分析文章, 涉及範圍甚廣, 包括南亞的蘇菲教派信仰表達, 巴爾幹半島世俗化穆民, 大談平等博愛主義的法國穆民, 土耳其的撒德略斯運動⁵, 非洲原始宗教跟蘇菲派合體, 北非的遊牧民族 Berber, 巴基斯坦的穆民, 印尼爪哇島穆民, 以佛教為主的泰國穆民發展等等. 光看題目已經可以感受到全球 20 億 “穆民” 的多樣性, 不一而足. 除了一少部份傳統教義派對信仰的深入研究之外, 絕大部份分散全球的穆民的信仰表達, 都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 跟當地民間信仰混雜, 以及個人內心各奇形怪狀演繹. 從地理分佈, 14 篇文章似乎已經涵蓋今天全球穆民的主要地區. 估計這是編者有意安排.

當然, 你也可以不贊同並提出異議, 慨現實就某同一地區的穆民都可以有南轅北轍的表達. 編者提出: 誰是權威可以為全球 20 億 “穆斯林” 下定義? (誰是穆斯林, 誰不是?) 是宗教界 (伊斯蘭教的阿訇? 基督教的牧師? 宣教學的研究人員?) 法理層面? 人類學者? 社會學家? 單出席或參與宗教儀節的? 單是內心相信的? 單是口裡自認的? (相同問題: 誰是基督徒? 一樣的邏輯.) 編者更斷言, 今天全球的穆民表達, 是最為廣泛地在正統伊斯蘭教信仰外滲了很多其他元素. 無論在印尼, 或是在北非, 穆民關心的是背後的靈界力量, 由某些人使用某些技倆在某個時刻某個地點在操縱著, 導致生活上出現各種困難. 所以了解這個問題是必須的, 因為它直接影響或決定如何開展 “穆斯林事工”, 向誰, 用什麼略策等.

過去對我們來說, 我們認識的所謂 “穆民”, 只是相對基督教以外的另一個宗教. 要了解他們, 一般都是從正統伊斯蘭教教義作起點研究, 結果發現跟現實可接觸到的穆民大相逕庭. 難怪.

本書最後兩章是宣教行為上的反省及建議. 其一是提醒我們要先了解接觸到的穆民的現實處境, 以宣教角度分析, 才決定採用什麼方式作交流. 作者稱它為 “接納式宣教學 Adaptive Missiology”. 另一提醒是讓我們不單從正統方向認識穆民, 更要以開放心態接納不同邊緣表達的穆民. 畢竟, 這就是本書的題目. 可推薦給在穆民中工作的你.

⁵ Said Nursi (1878-1960), 被譽為土耳其近代博學的伊斯蘭學者, 聖人, 精通伊斯蘭科學及自然科學, 影響力甚大